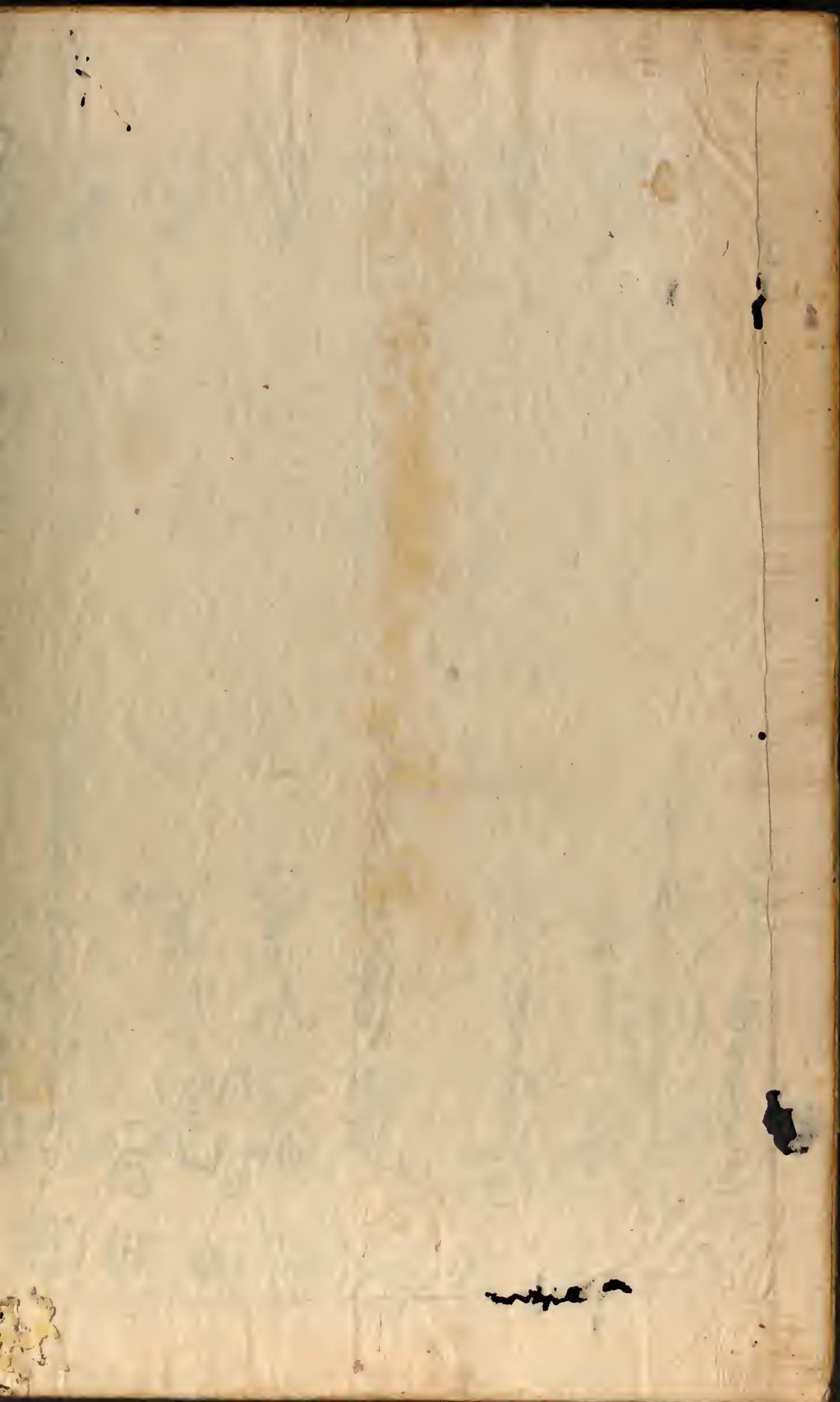


雜著

說

谿谷集

卷二



谿谷先生集卷之三

雜著七十六首

寓言二首

楚公子喜雕刻之巧天下有以機巧聞者必厚禮
致之執刀鑿而處門下者以百數郢人有國能者
踵門而自衛公子問其技對曰臣能以木石為禽
獸蟲魚之形亂之真而不能辨也公子大說膳以
大牢餼以千金處之華屋之下三月而為一猴寘
之雲夢之藪有母猴失其偶者來依焉旬有五日
而弗去公子以為神收而寶之東郭先生自齊過

焉公子出而詫之曰公輸墨翟之巧而有是乎東
郭先生拊掌大笑曰公子之求巧末矣公子忿然
作色而言曰夫郢人之技作假質而感真類未之
前聞也而先生小之抑有尚於是者乎何先生之
大其言也東郭先生曰公子獨不聞無極子之巧
耳夫無極子之巧天下無出其右而未嘗稱於人
人亦無得而稱焉公子其欲聞之乎公子曰願聞
無極子之巧東郭先生曰夫無極子之巧視不以
目運不以手思慮不以心知鑄琢不以椎鑿無績
彩而文無毛羽而飾本乎自然體乎無為運乎元

氣以陰陽為器以五行為材行以四時化以風雨
傳翼而飛著足而走根莖華實羽毛鱗介情性之
通塞竅穴之開闔方圓長短之形白黑玄黃之色
物物具備充滿乎天地者皆無極子之為也而無
極子未嘗自以為巧問之而不應求之而無與冥
然獨處乎太虛之庭公子駭然而驚曰無極子之
巧審如是乎鄙人安得而致之願因先生而要焉
東郭先生曰夫無極子未嘗遠於公子特公子不
能求之耳公子必欲致之莫若絜齋洗心屏思慮
絕著欲不以私偽汨乎其中湛然獨與神明居如

是三月無極子之居隱然見乎前矣然後又能純
其視聽一其動作方而圓動而靜無為而無不為
以合乎天則然後無極子乃始為公子役矣夫得
無極子為役造化為我技萬象為我物陶鑄天地
龔磨日月卷舒風雲琢抉山河物物皆我之為而
我未嘗有所為則凡天下之大巧尚有侔於此者
乎不知有此而乃以雕鏤木石自謂巧之至也甚
矣其昧也語未終公子芒然而惑失其所以答
顏回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而有物乎仲尼曰未
有天地而有天地未有天地而無物惡有天地雖

然有而非有也顏回曰敢問有而非有仲尼曰視
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無光曜之麗乎上無
體質之形乎下混混冥冥不可以名冥冥混混不
可以分是為天地之母也萬物之祖也夫是之謂
無極之極故曰有而非有也非有非有而有
也小子其刻心焉

雜述

目之所視者色也耳之所聽者聲也鼻之所嗅者
臭也口之所嘗者味也心之所知者理也目能視
視而知其色者非目也耳能聽聽而知其聲者非

耳也鼻能嗅嗅而知其臭者非鼻也口能嘗嘗而
知其味者非口也視而知其色者非目也非目則
不能視聽而知其聲者非耳也非耳則不能聽嗅
嘗而知其臭味者非鼻口也非鼻口則不能嗅且
嘗也然則心之知理也亦有待於外者乎曰理必
寓於物心之用必因物而起聲形臭味物之質也
視聽嗅嘗心之用也無聲形臭味則無物無物則
無理無視聽嗅嘗則心之用廢心之用廢則雖有
理無以知之是故堯舜之智瞽則無以別五色蠶
則無以辨五聲臭塞則不能識香臭口爽則不能

知甘苦離朱之目師曠之耳易牙之口善嗅者之
鼻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嗅而不知其臭矣生知之聖生而目無見耳無聞
鼻不嗅口不嘗則不知有其物矣不知有其物則
亦不知有其理矣此乃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妙
此乃所謂理

放言

自一而萬萬各我我我之我我我亦猶人之我已疾
痛痲痒在人我不之知在我人不之知何形骸之
間隔一至此哉生則各一我我彼彼死則共歸于

一無我無彼古之至人以死為真生為假者其亦有見乎此哉

飢而待食晷刻猶時月也及其飽也則忘食矣勞而待息跬步猶千里也及其佚也則忘息矣以此知內足者無外待矣知榮辱之為外物則簪帶白路不足為我恥佩玉乘軒不足為我華知死生之為晝夜則彭聃不足羨其脩而殤子不足悼其短矣

萬物本一形分故礙形礙於外覺局於內則物我不相通而私遂立焉好惡相奪利害相攻爭以是

滋亂以是起此仁人之所惻也勝私則形不為礙
循理則覺無所局物猶我也我猶物也萬物一府
死生同狀

北極之下南極之上吾不知其幾萬億里東海之
西南海之北吾不知其幾萬億里也前乎吾生極
乎混沌之始凡幾年代後乎吾生窮乎天地之終
凡幾年代天地無窮古今無盡萬物之生滅於其
間者若存若亡而吾身之微則又僅處乎萬之一
焉微塵豪末不足以諭其小也石火電光不足以
諭其速也堯舜之智仲尼之學彭祖之壽禹稷之

功周公之文伯夷之義責盲之勇彼人類之所大
皆不能出乎此耳忽焉而有倏焉而無有者其暫
無者其常而世之人方且夸名營利慕貴樂壽惛
惛然以得喪榮辱勞其中者此達人之所悲也

漫記

九華真妃降羊權上元夫人降封陟求偶而羊與
封皆執不肯下上賤士有眼如盲真仙降臨自絕
而不敢近陋亦甚矣不知仙姝何取於是而自貶
辱至此哉執區區之諒而脫羸生天之福亦其貞
操有足高者此二仙所以眷眷也夫莊生有言曰

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七月十七日偶
讀羊權事漫記

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此諸葛武侯
語也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此孫思
邈語也而此數語皆出文子其文曰非淡泊無以
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正平
無以制斷又曰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
欲多事欲小其衍說無慮數百言以今觀之淡泊
二字比淡泊為精而明志恐不如明德之大且實
也改志作膽便覺未精寬大正平能多事少等語

恐亦不可缺也文子老子徒也孫公故是道流武
侯之學其亦得之黃老者多乎

雜記

陰陽之大天地不足以盡之混沌之氣乃生天地
混沌即是陰而開闢乃為陽也然則天地者陰陽
之物有形中之大者也故天地有變滅有終始而
陰陽無變滅無終始也

日月相推而晝夜生焉寒暑相承而四時行焉天
道流行只是闔闢往來之相推耳其太虛之氣則
不為闔而有不為闔而無不為往而死不為來而

生其故何也氣之本體至虛也先無始也後無終也
也大無外也小無內也無所往而無是虛也孰得
而有之孰得而無之孰得而死之孰得而生之天
地萬物無往而非此氣也聚而形立散而形壞形
立而氣在於形中形壞而氣反於太虛人見其聚
之散也而不知其虛之未嘗有無也

人與物之未生也可謂無人與物之氣乎然則人
與物之既死也獨可謂無人與物之氣乎人與物
之氣即太虛之氣也既無始也何有終也張子之
言曰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也觀此

可知死生之說

凡略有知覺發用者皆氣之聚者非本然太虛之體也終亦必散

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聚者未嘗不散成者未嘗不毀此死生之說也其太虛之氣則不為聚與成而有不為散與毀而無也釋氏不明乎此以聚者為終不散故遂有輪迴之說以誤人也

精神比之形骸血肉則雖屬清虛然皆氣之聚者非本然太虛之體也

理者虛而精者也氣者實而粗者也氣之本亦虛且精也然比之理則為實而粗也太極者理之摠

名也太虛者氣之本體也一太極分體萬物一太
虛化生萬物理無為也故在太虛也如是在萬物
也亦如是氣有為也故始也虛而今也實始也無
形而今也有形然無形者本也有形者末也虛者
其體也實者其用也始也未聚也故虛而無形也
今也既聚也故實而有形也聚者終必散也散則
復於太虛而已矣

不誠無物無是理則無是氣也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無是器則無是道矣

性者心之道心者性之器

本然之性言其理也人之所有皆氣質之性也故
程子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非理有善且有惡也
既入氣稟則不得不有善惡是乃理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不見鳶不見魚時此理固有
也但無處著見耳故周子曰靜無而動有至正而
明達也其至矣乎不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
不見仁義禮智之性也不見萌芽安知地中有根

莠哉

動之端為見天地
心亦此意也

至簡至易者其惟理乎無為而無不為者其神乎
無物不在無時不然者其鬼神之神乎

典禮私議

大統固不可紊亂天倫亦不可曠闕大統之不可
亂所以尊祖尊祖義也天倫之不可闕所以親親
親親仁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仁之至而義之盡
也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為本生父母降服期而
先儒以為當稱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
通義若程子之論濮王典禮及我宣廟之奉德
興大院真可為萬世法也韓子曰事異殷周禮從
而變此誠通論也禮者本乎情者也名者因乎實
者也論禮而不本於情正名而不因於實惡乎其

可也今之議者以為主上於定遠當稱伯叔父
此蓋循濮王德興陳迹而不知事實不同也何以
言之英宗既後仁宗則是為仁宗子也為仁宗子
則不得復以濮王為考宣廟既後明廟則是
為明廟子也為明廟子則不得復以德興為
考其理明矣其禮當矣今主上上承宣廟之
統則是以宣廟為祖也以宣廟為祖則將以
誰為考耶為人後為之子而復父其本生則是二
本也無為人後無為之子而不父其本生則是無
本也二本之與無本二事雖殊其失均也人之生

也有祖而後有父有父而後有子有祖而無父人
道絕矣今日之事頗同漢宣宣帝之繼昭帝是以
姪孫承後祖也不得不以史皇孫為考也悼考之
稱其誰曰不可唯是稱考不已至於追加皇號列
諸昭穆故先儒非之此其所以為失也今若稱考
而去皇字封號祀典皆與大統有別情禮無盡名
實而得比之漢家典禮豈不盡善盡美至於伯叔
之稱非徒天倫有關抑且名號無據何以言之伯
叔之名因父而立父之諸兄曰伯父父之諸弟曰
叔父若無父則何自而有伯叔之名耶今若以伯

叔父稱定遠則不知當稱伯耶當稱叔耶抑諸公
之為此議者不無微意此蓋周防過慮猶恐 聖
朝典禮或循前代謬舉而不知天倫之不可闕與
大統之不可亂本自並行而不相悖也所謂前代
謬舉者稱考不已必加皇字皇字不已必至尊號
尊號不已必至入廟節節增長轉轉紕繆則循恩
蔑義之失著而尊祖敬宗之道替矣歷觀今古鑑
戒昭灼安有 聖明如 當子而念不及此哉今
知大統之當尊而不知天倫之不可闕知微漸之
當預防而不知先自乖禮也得一而失二慮遠而

遺近以此議禮安得無失或曰既去皇字則考字
之上當加何字曰謹按家禮神主之式以顯代皇
其來久矣况定遠舊主本稱顯考今雖加以大院
之號顯考之題自當仍舊且顯考二字本出書經
揆厥辭義未為貶薄但取與皇字稍別而已新學
後生妄論及此識禮君子幸折衷之

讀鄭愚伏議禮劄

愚伏公上劄條陳六事明白剴切深得儒臣告君
之體然其中有未可解者愚不容無辨劄中引儀
禮不杖期章為人後傳文持重大宗降其小宗一

段以為今日服制之斷又將或入所謂以孫繼祖
不可謂為人後之語駁其非是而引上文疏中所
後或祖或曾祖其人未定之文為之證此愚之所
未解者也夫為人後者何謂也大宗無後以族人
支子繼其後則是便為旁親之子也既為旁親之
子不可復為本親之子故程子斷以為當稱伯叔
父母而禮亦降其服為不杖期是以伯叔之服服
之也既於旁親為子而又為本親之子是二本也
父母之名安得不變名既變則服亦安得不降本
傳既曰族人以支子後大宗去則以孫繼祖者其

可比而同之乎上文疏中所謂其人未定云者自有別意今却刪去其中緊要語以為曲證強合之地恐非道理蓋本疏雷氏曰此文當云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未定或後祖或後曾高祖故闕之也今第就所後之父或早卒一句觀之疏中本旨灼然可見蓋所後之父不幸早卒其已卒者若有父是為已之祖也有祖是為曾祖也皆當為之持重猶適子父先卒而為祖持重也然則其曰或祖或曾祖皆指所後之祖非本親之祖也此其語脉文

義何等明白三尺童子皆當曉然今引此疏乃截去最緊一句而只掇下文以證已見不亦異乎初引子夏傳而刪去族人支子之語繼引雷氏疏而刪去所後早卒之文兩句既去則本意都變引經如是無乃近於反案舞文乎夫持重大宗降其小宗一語本自明的以此論今日之禮最為近似然若泛舉其義以為當降之證則可必欲強引此條以為應服之文則不可何則大宗小宗義可通取人後祖後所指各異不可不察也夫為人後與為祖後雖曰等是為後實則輕重懸絕蓋為人後

則父母變為旁親為祖後則父母固自如也既為
旁親則服亦隨而降矣不然元無當降之義今日
之事若以士大夫家禮論之持服主喪都無可疑
但主上既以支孫上承宣廟主鬯宗祧則國
統至重也祖宗至尊也私親雖有罔極之恩義
有所壓則情有所屈故論其喪制宜有降殺然其
大旨只為上壓於宗統非以為人後而降之也大
抵父母之服應降者有二為人後者降不杖期所
以避二本也父在為母降杖期所以明壓之屈也今
日之禮既無二本之嫌則降殺之義非為壓尊已

乎以此觀之愚伏竊中以不杖為定制杖期為不
近者愚竊未知其何據也且愚伏之意果謂今日
典禮明是為人後者乎若然則沙溪伯叔之稱愚
伏何以非之也既曰當稱考矣而又曰是為人後
則不幾於自相矛盾乎哉嗚呼人道親親故尊祖
尊祖義之至也親親仁之本也所謂禮者節文斯
二者而已承宗統之重而致隆私親則是蔽於親
親而不恤尊祖之義也無二本之嫌而自絕天性
則是泥於尊祖而罔念親親之仁也二者雖殊其
失唯均今者沙溪先生拘於濮園舊議欲去父母

之稱獨不念天倫之不可曠闕乎朴崔諸公又執
三年通喪之制都無降殺節文則循恩蔑義之誚
興而尊祖敬宗之道虧矣過猶不及此之謂也唯
愚伏之論最有斟酌始焉不從沙溪之說今焉又
駁朴崔之議正與鄙見相符但於此一款稍涉純
繆信乎論禮之多歧而所謂聚訟者又曷從而就
正乎姑錄管見以俟知者

答沙溪先生

典禮問答既蒙先生印可幸甚幸甚維之鄙見與
先生不合者唯稱考稱叔一款耳於此歸一則爛

燮同流矣夫人道以父為本本也者不可二亦不可無者也為人後者既為旁親之子稱旁親為父而復以本親為父則是二本也若孫而繼祖或兄弟相繼尊屬繼卑行則雖有父子之義實未嘗定名為父子也是未有所父也未有所父而并與本親而不稱為父則是無本也二本則人道亂無本則入道絕其事雖殊其失一也胡文定論僖閔祖補之義而斷之曰臣子一例此誠確論也唯其臣子一例故雖以兄繼弟而亦有父子之義然只是有其義而已非如為人後者直以所後者為之父

也且如晉簡文以從祖繼其從孫哀帝則其將以
於哀帝有父子之義之故而不稱元帝為考乎唐
宣宗以叔繼其姪武宗則亦將以於武宗有父子
之義之故而不稱憲宗為考乎竊恐無是理也若
然今日典禮之稱謂亦可以無疑矣小宗大宗之
說鄙意亦與先生無異然若据此以論隆殺之節
則可矣若并與其不可廢之父子之稱而去之則
無乃過歟程子之譏漢宣維常未曉其主意豈謂
宣帝當以昭帝為考不可復考史皇孫者乎抑以
宣帝不可稱昭帝為考而并與史皇孫而不考之

乎是未可知也文獻通考論宣帝事以胡氏之說
為非胡氏之說即程子之說也然則先儒於此已
有異同之見矣况宣帝則繼旁親今上則繼親
祖繼旁親則雖祖孫之行倫序不順是猶為人後
也繼親祖則雖有適支之分大小宗之別是猶為
祖後也蓋宣帝是為人後者之變禮也今上是
為祖後者之變禮也義例既殊恐不可比而同之
也且於廟則非祖禰而稱以祖禰其義猶可通也
於天倫則以祖孫而稱以父子其義斷不可也先
生曰既於宣廟有父子之義又於私親稱以父

子其無兩考之嫌乎竊謂不然。今上若於宣廟定為父子而又稱定遠為考則誠有兩考之嫌矣。既曰不可考，宣廟以趙相禹之說為非則是徒有父子之義而未嘗定為父子也。尚何嫌於兩考乎？若如先生之說，維恐當以無考為嫌而不當以兩考為嫌也。又曰其為承統一也則父子之義無彼此其為私親一也則降屈之義無異同也。此亦似矣而未盡然也。或有承統而定為父子如宣廟之於明廟也，或有承統而只得為祖孫不得為父子如今上之於宣廟也，則安得為無

彼此乎其於私親也或有如 宣廟之於德興者
或有如 今上之於定遠者則雖均有降屈之義
若其稱號則安得無差別也至於叔父之稱尤似
無据文獻通考中論此一款似極分曉幸細考之

答人論文

別來歲已四五周矣雖南北隔絕嶺嶠間之悠悠
之思未嘗少已於中也每念足下有妙質雋才昔
時已蘄然頭角矣乖闊以來日月已多必能奮張
變化蔚然可驚而恨不能致其身於我側或致我
身於其側浸挹餘波以自澤其枯槁也乃今得惠

書辭致之工識趣之高果不負於宿昔所期離索
之慰殊不可言來書所及論文之旨頗皆得之獨
於稱僕過實近於溢美豈欲引而進之歟何待故
人之不誠也僕往時於文僅識趨向譬如涉時解
者纔離崖耳終日覩縷略有一二語近似而不見
有完篇焉蓋未嘗熟一部書宜所得之淺也數年
來無他事故可以大肆力於舊業而怠惰因循且
累於科舉之務僅讀數部書作數十篇文字雖稍
長於往時之為而局促凡下不足闕作者之域生
平壯志索然漸衰每得一語稍勝輒憊然自足恐

不足以終成買馬事業也然斯技也何必極其能
哉顧我於六於斯者全未有得焉則斯技也雖止
於是而不復進亦何足深病焉以是自寬尤足以
長怠懶之習也夫文有華有實辭者其華也理者
其實也聖賢之文華實俱備自諸子以下始歧而
二矣文之至者必華實兼然與其華而不實寧實
而不華矣蘊浴諸儒之文是也今世之人用心於
雕繪之技億敵精神終未能造其工况責夫能求
其實哉退之華勝實者也猶有根茂實遂之論其
徒亦言必深於道而後至蓋稍志於古者皆能知

所先後矣下此則直童子淺淺耳何廷道哉足下之所問於僕與僕之所自為者皆今世之習而已也而顧其言如此能言而不能行其去於實也亦遠矣嗚呼可不惕然念之哉世人識不明取舍甚陋能者固有不見知之歎矣然君子之進其業非以覲知於人也特以自裕於己而已苟得於我者既足雖不遇於此可以必遇於彼雖不遇於今可以必遇於後何足歎哉傳曰百世以俟而不惑老氏之言曰知我希則我貴君子所存當如是若使咨歎鬱抑必願其一售則於不愠無悶之義無乃

刺謬乎彼韓柳諸公猶未免此僕常恨之願足下
勿再存於懷也若曰知己難遇有唱無和云則彼
此誠同矣古人以朋來為樂以道孤為歎可謂先
獲此心矣南中必多識者幸以鄙見質之其以為
如何

象戲志

象戲者局戲象兵勢也其為局也東西九道南北
十道南北之邊畫九宮焉斜通而湊于中將之位
也子各十有六將一將軍也士二謀士也車二戰
車也包二礮也馬二騎也象二戰象也卒五徒也

將居九宮之中士居其後之左右象居士之左右
馬居象之左右象與馬雖互列馬可也車居馬之
左右包居車之前二罽馬卒列居包之前行而各
間一道以竟局焉將行一道前却左右無拘然不
出九宮也士行如將也車行直長短縱橫前却無
拘也包行如車焉然必有乘也惟包與包不相乘
也亦不相食也馬行二罽也象行六罽經三而緝
二也然馬有阻其前象有阻其前及二罽者皆不
得行也卒行一道可左右而不可却也敵當其行
欲食者食之先得其將者勝不能相勝者平將與

將相對以將就之者請平也此其大勢也竒正之
妙存乎其人

策問

王若曰君國之道有三修身也安民也制敵也是
三者雖有本末之分而不可去一者也然以前代
之事考之如唐文宗之恭儉宋神宗之有志可謂
令主矣羣小得志海內怨咨是修身而未能安民
也漢文帝宋仁宗之時天下富庶幾致刑措而不
能制匈奴西夏是安民而未能制敵也齊桓公之
奢淫唐太宗之慙德而一匡天下身致太平是未

能修身而能安民也秦皇漢武窮奢極慾海內虛
耗而威振四夷是未能安民而能制敵也茲數君
者或有本而無末或遺其內而舉其外其優劣得
失可得以詳言歟予以寡昧叨守艱大深惟德之
不修而無以出治夙夜祇懼罔敢怠荒至於保民
詰戎之方日與廟堂諸臣籌畫講究無所不用其
極而內省厥躬疵吝百出民生困窮而邦本將顛
矣寇敵窺覷而邊圉將隳矣豈不為之不力無以
食其效歟抑亦昧於治體而生事後緩急之宜歟
如欲內修外攘各得其理克盡吾國之道其道何

由子諸生其各悉心以對

王若曰人有恒言為治在順民心然古歷考前代
頗有未必然者湯之伐桀為天子除殘賊是衆不
悅盤庚之遷都為生民避河患商民不寧必欲苟
順民情此亦可以得已耶徐偃王行仁義而國以
亡子太叔用寬政而民為盜仁與寬果不足以得
民耶諸葛治蜀而尚嚴猛崔寔論政而譏恩貸然
則寬果不如猛而民之向背亦拂於常情歟予以
否德承無疆之恆夙夜圖治兢兢焉以萬民之心
為心而發謀舉事動輒乖迂姑語其大者大同之

法本為均賦役也而豪右之徒病之號牌之舉本
為克逸故也而游惰之屬苦之營將所以重治兵
也或以擾民訛之管餉所以給軍興也或以權利
沮之行一事則衆怒起立一法則群議興豈予未
察乎弛張之宜利害之實舉措不愜於衆心而然
歟無亦誠意未孚上下相疑難以佚道使民而民
不之知歟今若曲徇民意則事無可做強拂衆議
則功亦難就於斯二者將何所從違耶伊欲使出
令而民爭趨舉事而下不議上收役欲之效下有
僂志之應其道何由子大夫必有達於治體而識

時務者其各悉心以對

王若曰物之不能兩大理也陽之與陰天理之與
人欲君子之與小人中國之與夷狄此皆迭相消
長而不可以相無也然而古之聖王必嚴其予奪
去就之分者其故何歟扶陽而抑陰存天理而遏
人欲進君子而退小人尊中國而攘夷狄四者天
下之大義也其見於經義者可得歷舉而明言之
耶予以寡昧承艱大之業夙夜憂勤未嘗不以茲
四者為先務之急燮理之方未敢忽也而陰盛陽
微災沴疊臻修省之功未敢廢也而善端難擴私

意易長賢邪之辨非不致謹也而薰蕕雜進朝著
混淆修攘之策非不熟講也而國勢削弱胡虜益
橫心勞而事益拙志勤而功愈邈豈予為之不誠
不足以責其效耶抑事各有要而予昧於本末輕
重之序耶何以則茲四者各得其理天人之道備
盡而治道以成耶子諸生其各悉心以對

王若曰予嘗歷觀前代得失多有未可解者夫任
人莫如專也然昭烈之於諸葛以專而治神宗之
於安石以專而亂作事莫如斷也然憲宗之於討
蔡以斷而成苻堅之於侵晉以斷而敗臨下莫如

寬也然文帝而寬則寬為德元成而寬則寬為累
其故何歟高帝搜溺儒冠而漢以興理宗表章儒
先而宋以削儒果無益於國歟齊桓奢侈多慾而
功冠五伯唐文被服澣濯而自比赧獻儉亦不足
尚歟洪範稱謀及士庶詩人刺謀夫孔多詩書所
載亦有時而相戾歟於斯數者將奚從奚違奚法
奚戒今予欲得人專任也則賢邪難辨欲臨事果
斷也則利害未晰欲任德尚寬也則綱紀益弛未
嘗不重儒術也真儒難得未嘗不敦儉素也弊俗
難化未嘗不欲畢舉羣策也或眩於名實凡今之

治道日汚而國事至於無可為者豈亦皆坐此而
然歟何以則可免數者之累而俾予從欲以治歟
抑別有進於是者而予未之及歟子諸生其各推
廣而悉言之無拘於場屋科臼

問城池所以衛民而禦寇也易言重門擊柝而不
及城池抑有意歟武夫宗子詩人必比之於城其
義何所取歟仲山甫之城朔方士彌牟之城成周
其得失有可言歟秦皇築長城害於一時而利於
萬世德宗城奉天始惑於左道而終賴於急難此
亦有足取歟神世衡城青澗以制西夏余玠城鈞

魚以保全蜀其方略設施可以詳言歟前史有云
高麗因山為城未易攻又稱平壤城險固難拔以
今觀之未必皆然其故何歟自壬辰以來名城堅
壘處處崩潰如延安幸州之無足恃者反收却敵
之功果何緣而致此歟目今虜憂方殷議者多言
西路無高城深池須擇要害形便之地堅築而固
守之江都保障之所亦宜增修城塹以為萬全計
難者或謂守國在得人和勞民興役無益有損此
二說何者為得抑別有要道急務之可言者歟
問四時平分春居一焉春者以生物為德而歲功

之所資始也五行為木四德為元五性為仁至於
聲色臭味各有配屬皆可得而詳言歟王者代天
理物順時行令其見於月令等書者極其纖悉皆
可行之於後世歟春秋以王次春以正次王所謂
以夏時冠周正也或去周既改正則時與月皆當
改未知何說為得耶周制有賞以春夏之文漢文
有春和賑貸之詔必拘於此義則凡懋賞之典恆
民之政失春時則皆不可行耶邵氏以三皇為春
程子稱顏子春生其擬議之旨亦可得以明言耶
方今 聖明在上仁覆羣生欲使舉國民物熙熙

於春臺之域而民氣不舒災害相仍治效之不應
乃至於此何歟說者曰世道漸降殆若已屆嚴凝
之候純用仁惠有乖時義或云天地發生之心貫
徹四時體元之道莫先於仁是二說何者為得歟
如欲大和流行周遍透徹而萬物有各得其所之
樂其道何由

問世稱人材係於地靈三代而漢名人多生於北
方而自六朝以後南方人材始盛豈地靈有盛衰
耶抑亦有人事之可言歟春秋之時戎有由余越
有種蠡諸人以戎粵之陋而能有此人傑者何歟

漢人有言曰山西出將山東出相以後世觀之則
未必皆然抑何故歟我東三國鼎峙之時各有名
臣統合之後西北不如東南其故何歟以湖南言
之前音久遠姑勿論粵自先朝以來凡以道學
文章節義表表名於世者必有其人皆可歷數而
詳言之歟兩南並稱雅矣至于今日湖南頗不振
是亦歸之於地靈之衰歟抑別有其由歟如欲
使羣才蔚興以為國家用其道何由諸生必有慨
然於此者願悉言之

問古之君子有得於中必著書以自見其來尚矣

六籍經夫子刪脩然皆非夫子所自著雖論語亦出於門人之記以夫子之大聖不立一家之言何歟曾思各有所著曾固述夫子之意子思未聞有所述亦可言其故歟孟子之書或以為孟子自著或以為門人所記二說孰是歟自春秋以降老列莊荀管墨韓呂之徒皆有所著以自售其說亦有合於聖人之旨者歟抑其所祖述者皆可得以明言歟揚子雲之太玄法言王仲淹之中說續經皆自擬於聖人而論者多有譏貶抑果全無可取耶馬班之史韓柳之辭章世皆盛稱亦有得於六經

之旨而可齒於立言之域歟宋儒闡明之後癡洛
關閩皆有論著果無純駁之可言歟就中發先聖
之未發大有功於斯道者亦可一二言歟六經以
後諸著書者孰不以作者自居研精極思欲以傳
萬世而不泯而其得免後人之覆瓿者罕矣立言
果若是難耶如欲討理而闡聖人之蘊修辭而合
六經之旨羽翼斯道而垂之不朽其道何由

設孟莊論辯

莊周居蒙鄒人孟子與自齊過焉莊周曰此僻陋
之居先生何故儼然辱而臨之何以教周也孟子

與曰軻也聞先生高義之日久矣幸今得見顏色
願以卒承餘論也軻也嘗聞先生喜為荒唐無端
崖之論齊萬物以為首死生為一條不可為一
貫仁義為外禮樂為偽孝悌忠信為德之役而哀
樂喜怒為性之賊也非堯舜毀三王而欲絕聖棄
智培斗折衡以為治也此軻之所大惑也先生能
紕此論而遵孔氏之方明先王之道則軻也願為
弟子而受教焉先生亦有意乎莊周呀然而笑曰
子之所惑者周之所樂也子之所教者周之所薄
也今子令周釋周之所樂趨周之所薄而從子之

所教也。廼曰：願為弟子而受教焉。夫既使周捨我而從子，則已受教於子矣。何以教子為？是子之說悖也。且子誠以為物之不可齊而死生不可之不可為一仁義之非外禮樂之非偽孝弟忠信之非德之役哀樂喜怒之非性之賊堯舜三王之不可貶絕，聖棄智培斗折衡之為不可耶？周也。願聞其說之詳。孟子與曰：先生亦知所謂性與命者乎？天之為天者，命也；人之為人者，性也。名雖二而實則一也。天之道分而為陰陽，散而為五行，序而為四時，消息詘信，變動無端，鼓舞亭毒，是生萬化，故

其為物也有清者濁者剛者柔者通者塞者正者
偏者衆類紛錯不可名狀頽而為金石繁而為草
木高而為山嶽汙而為河海纖而為華實異而為
靈怪鱗介者潛羽翼者飛穴居殺食木棲喙啄各
適其樂各遂其性形形色色職職芸芸充滿於天
地者至不可勝計其不可混而齊之也明矣同出
於天其本一也各得其賦分則殊焉太山之大小不
可抑而小也秋毫之小不可引而大也循之則順
而易行強之則逆而甚勞先生何獨執此之篤也
人之所以最於物者以其性也其體則有仁義禮

智之綱焉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喜怒哀
樂之變焉制其節文而為禮焉宣其和樂而為樂
焉施於親為孝接於長為弟事君上則為忠處朋
友則為信是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心
遭譴蹴之辱則寧死而不肯受也是皆性之發而
命於天者而非自外鑠我而偽為之者也死者生
之變也不可者可之反也是故入之所以飢食渴
飲避凶趨吉不敢蹈水火觸兵刃者皆以存生而
遠死也所以明禮義立教化設慶賞威刑以勸懲

之者皆以行可而去不可也一而同之人道素矣
且先生亦嘗輕爵祿遠名利辭千金之富棄卿相
之尊欲曳尾塗中而不願為犧牛者非為死生乎
絀儒墨之辯明老氏之教是吾之是非而非人之非
者非為不可乎行於己而禁於人欲人之從己
不可得也人之初生固無以異於禽獸也聖人者
立然後生厚用利而德正焉是故教化行而人知
所從法度立而人知所守器械具而人知所用三
者廢則人不人矣是故聖人者人之準則而使人
去禽獸而歸於人者也今若絕棄聖人則是畔其

所以去禽獸者而日趨於禽獸也且夫斗斛權衡
之設而人猶為姦况於去之乎是助盜而長姦也
此數者軻之所以為先生惑而願先生之改之者
也莊周曰子之論似矣然而未聞夫大道也夫道
亦自然而已矣子之言者何其多方也吾為子言
其自然天非自然無以為天地非自然無以為地
人非自然無以為人物非自然無以為物自然盡
之矣何用多方去自然而言多方者其於道遠矣
天以自然而生萬物萬物以自然而各生生自然
而大自然而小自然而可自然而不可自然而生

自然而死芸芸職職自然具足職職芸芸無不自
然是故太山雖大未嘗有餘秋毫雖小不見不足
未嘗有餘何矜其大不見不足何訾其小知此則
知小大之齊矣彭祖之壽而有所終殤子之夭亦
盡天年有所終則未足為脩盡天年則不可謂短
知此則知脩短之齊矣鯢桓之淵不測其深魚鱉
居之以為樂國而人蹈之者死糞穢不絜過者掩
鼻而狗彘甘之損於尺者益於寸棄於寒者須於
熱是故以大擬小以可方不可則愈爭而愈亂矣
各適其宜各任其分則無大無小無可無不可生

之有死猶晝之有夜寐之有寤也其不可以有所
愛惡也審矣莫不欲生也而生不可以欲而常也
莫不惡死也而死不可以惡而逃也是以古之達
人生而不悅死而不禍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
也大道無名蕩蕩冥冥真性無體混混默默萬化
之所由起而衆妙之所由出也夫是之謂自然自
然之離仁義之始也仁以愛人而愛人適所以害
人也義以治人而治人適所以亂人也禮制於外
而內益蕩樂道其和而淫以滋孝弟之教設而民
日偷忠信之名立而姦日生喜怒哀樂之情熾而

性日鑿是皆亂之首而偽之原也非自然之所存也上古之治天下也結繩而用之民不亂巢居卉服飲茹茹毛而民不病上如標枝下如野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而已矣及至聖人興之以禮樂而偽益起制之以法度而姦益滋禁之以刑辟而惡益肆豐其生養者欲無窮發其智巧機詐愈甚資其利器患難相尋凡所以害於治而病於民者皆聖人之倡之也以及至於今天下大亂子有殺父臣有殺君盜賊橫行戰爭不息生民塗炭而人與人相食矣可勝言哉舟楫不創則吳越之寇不能為

中國害干戈不作則民死而肝腦無塗地者矣然
而僞者以創舟楫作干戈為聖人之功其亦不仁
甚矣故曰絕聖棄智大盜不起捨斗折衡而民不
爭今子言仁義之多方而未覩夫大道之自然也
稱聖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害天下者之若是
大也不亦昧乎孟子與曰先生之言誠宏大矣然
軻以為先生之論自然非真自然而迺軻之言者
真自然之道也夫仁義性也性即命也命即天道
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
雖殊理則一也人心之靈萬理具備隨感而應遂

通天下之故發於情則為喜怒哀樂見於行則為
孝弟忠信宣之為禮樂而施之為政法皆順乎自
然而已非有所穿鑿矯拂之也哀死樂生情之常
也非不達於死生之說而然也是非不可理之
順也非有累於將迎好惡之私而然也物之不齊
物之情也大者大之何必強而小之小者小之何
必強而大之脩者脩之何必強而短之短者短之
何必強而脩之也夫與其大其小而小其大而為
自然也孰若大其大而小其小而為自然之順且
易也且先生獨不見墾田者乎一歲而收十倍二

歲而七三歲而五地非異也久則衰矣天地之生
久矣氣日益漓而人日益偷俗日益薄則其不可
以上古之治治之也明矣震風凌雨非巢居卉服
之所可庇也頑民悍俗非結繩垂衣之所可理也
因其勢而制其治通其變而適其宜此固自然之
道而聖人之功也至於末流之大亂則非聖人之
所致也風雨霜雪天之道也萬物之所以生成者
也然而風暴而損物雨淫而為蓄霜雪失時萬植
夭闕可以此而并去其所以生成者乎先生之言
理逆而義悖猶自以為大道之自然此軒之所大

惑而願先生之改之者也。莊周於是默然有間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子去矣。無乏吾事。

孟子好辯，闢楊墨，孔氏之道明。然常怪其與莊周同時而不相遇。七篇之中，語無及者。端居無事，漫為設辭。如右，蓋所謂以文滑稽者。而因以寓夫抑異說、扶吾道之義。

云

詩能窮人辯課作

古人以窮者多工詩，工詩者多窮。乃曰詩能窮人，余獨以為不然。夫天之所以窮達人者，與人異趣。

達於人者未必達於天則人之所窮者安知非天之所達乎請試辨之人有恒言曰仁者必壽有德者必得其位有位而壽斯乃世所謂達者也然而顏回之仁而三十而夭孔子之大聖而終身為匹夫似可謂之窮矣雖然孰知夫二子乃有大達者存焉顏子不得其壽而死而不亡者亘宇宙而彌光侖尼無其位以萬世為士則謂孔顏不達而窮者不知窮達者也蓋貴賤豐約之及其身者人之妄謂窮達者也而名聲芳臭之垂于後者乃天之所以真窮達人者也垂於人而合於天失其妄而

得其真此固吾所謂達者也詩固小藝也不足擬於道德之大然而較諸富貴外物蓋亦天所畀者耳暢性情之微探造化之奧文繡不足以侔其華金玉不足以比其珍明可以被管絃幽可以感鬼神夫得是而有之者豈亦偶然而已哉殆是元精賦其靈性化工假其妙思日星之光華風雲之變化舉不能獨擅其功用故雖一藝之微而實與大化相流通然則天之以是畀人者蓋欲成萬世之名耳區區一時之窮達有不足論者矣故方其不遇於世無出人之名服人之勢憔悴困苦邳然若

不終日故子美飢走荒山浩然終於短褐李賀夭折陳三凍死其他懷才坎壈者不可勝記則世固以是為窮也若其所傳乎遠者怨仇不敢議其短君相不能奪其譽掩之而愈彰磨之而益光殘膏賸馥足以沾丐百代而一時富貴無能磨滅而不記者泯然與草木同腐而蚤蚋共滅則所謂達者果誰在乎嗚呼豐金玉者人謂之富服軒冕者人謂之貴孰知有富於金玉而貴於軒冕者乎富貴於身者猶謂之達况富貴於藝者而為窮乎顯於一時者猶謂之達况顯於萬世者而為窮乎人之

所達者猶謂之達况天之所達者而不為達乎由
是以觀謂詩能窮人可乎能達人可乎詩猶足以
達人况有大於詩者乎故曰窮於道德之謂窮通
於道德之謂通

德有凶有吉辨

課作

韓子原道篇曰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
而德有凶有吉愚嘗以為不可請試辨之夫德得
也行善而有得於心是之謂德天生烝民有物有
則日用之間各有當行之道所當行者即所當得
也當得而得方謂之德不當得而得者豈所謂德

也哉耕而獲以得穀為得而得菜豈得哉鑿而井以得泉為得而得土豈得哉得於善者謂之德德斯吉矣違於善者謂之悖德悖德斯凶天下安有反其實而同其名者乎夫韓子之為是說蓋有所據易言恒德之凶詩稱二三其德周公曰商王受酗于酒德伊尹曰德二三動罔不凶此皆借其一義以為言耳非所以論其全也而韓子執其言而遺其意斷然以道德為虛位而吉凶為對體遂為立言之大旨此其所以謬也聖人之言周流無滯故正言而若反反言而不失於正學者不得其意

而惟言之拘故膠固滯泥卒陷於一偏此君子所以難於立言者也且韓子固以道德為虛位而仁義為定名然以其說推之仁義亦不得為定名也何以言之夫宋襄之仁天下笑之婦人之仁君子小之非義之義孟子譏之仁義果有定名乎非仁而有仁之名非義而有義之名固不可以其名而貶其實也至於道德何獨不然德無有不吉凶而言德者非德之德也安可以非德之德混謂之德哉先儒論韓子為無頭之學蓋言其闕格致也夫不能格致遽而談道德之旨則言安得以無疵理

安得以無蔽哉或曰韓子之為此說蓋以攻老氏也老氏言道德而非仁義故韓子攻之曰非吾所謂道德其意蓋以老氏為凶而吾儒為吉是義亦通子何非之深也應曰是則然矣韓子若攻老氏直曰悖於道德足矣夫既曰悖於道德則其為失也著矣其所以攻之者至矣何必自毀其德并歸之於不醇之域而後可哉且既以德為有吉凶而以老氏為凶則是老氏猶得德之一半而吾亦不得有其全矣非所以尊我而絀彼也夫既道德之大音而又無以尊我而絀彼則吾不知其所可

也一言之失害於理如此余不得不辨韓子復起
必從吾言矣

為人後為祖後辯

禮固難知也其微辭精義折衷經權之旨誠有未
易言者若其經有明文而事理昭著如為人後為
祖後之義世猶不能辨也吁亦惑矣請試論之儀
禮斬衰三年章首曰父而子夏傳曰父卒然後為
祖後者斬其下歷舉諸侯為天子君父為長子然
後乃及為人後者若以為祖後者通謂之人後則
經傳不應兩稱而各言之也况下文齊衰不杖期

章有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若使世之為祖後者通用此文而隆其親服其將以為何如哉夫為祖後者何謂也父卒祖在而孫為祖持重者也是為人後者何謂也大宗無後而族人以支子繼其後者也入道以父為本本也者不可二者也故為人後則為旁親之子為旁親之子而復以本親為父是二本也故先儒斷以為當稱伯叔禮亦降其服為期是以伯叔之服服之也祖則與父一氣非旁親比也父卒而已雖持重然父之為父固自如也元無當降之義故禮亦無其文也以此觀之為人

後與為祖後其有難辨者乎或曰是則然矣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大夫不同既以藩邸入承大統雖以孫繼祖其義與為人後不甚遠也隆殺之節若何而得其中乎曰此變禮也雖然彼則為叔姪此則為父子為叔姪而降禮有其文為父子而降禮無其文無其文當以義起也喪焉而不敢伸其私尊也祭焉而不敢列諸昭穆也其亦變而不失其正乎雖然余說億之也識禮者無亦謂余快乎哉

貫高論課作

死生之際人之所難而君臣之分則又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是以忠臣烈士視死如歸蹈白刃赴湯
火以聲大義於天下者是豈果於殺身而已哉誠
欲植倫常而扶人紀以即乎其心之所安耳如使
尚苟難之行陵分義之嚴犯其所不可犯而死於
所不當死則君子不與也何則其所就者輕而所
毀者重殺身之勇不足贖其犯上之罪也貫高相
張敖高帝嫚敖高等憤怨謀弑帝及事敗謀泄敖
與高皆被逮當誅高能忍痛守死白敖之不反高
帝賢其義免敖而并赦高高乃謂人臣有篡弑之
名無面目復事上遂自殺夫能發憤主辱不避赤

族之誅終乃脫主於必死而殺身於可生則世固
以高為烈丈夫矣然而君子罪之何也夫君臣猶
父子也父嫚其子為其子之臣僕者乃勸其子以
殺其父則雖有效死之勤是尚可掩其罪乎高帝
之於敖以公則君臣也以私則舅甥也君而嫚其
臣舅而嫚其甥雖稍失於禮豈至於以殺報之哉
使帝誅敖而非其罪為高者不過哭其尸而事其
孤甚則以死自從焉已矣猶不當以讎報帝也况
於嫚之乎嫚之為怨雖在敵以下忿罵蔽怒而止
不至於欲其死也况於天子乎嫚人小失也弑君

大惡也怒小失於君而冒大惡於己意出於尊主
而反陷於無君若高者謂非狠悖驚逆而何哉白
王不反固忠矣何如初不教王反也恥篡弒之名
固善矣何如初不行篡弒之謀也絕亢而死固勇
矣何如初不為取死之道也不忠而後效忠謀篡
弒而恥篡弒無可死之義而妄取死焉則君子雖
欲與高何自而可哉或曰是則然矣然高守節不
侵舍舍不渝雖未必合於義理要亦有可取者曰
不然夫論人而去短取長此在得失相等或薄物
細故可以脫略者耳君臣大分天地綱紀為人臣

而身負篡弒之惡又不足而并其君而陷焉此何等罪過而可以賞之而有取乎其他哉春秋之義亂臣賊子必誅無恕若高者亦其類也烏可得而恕乎哉雖然世之亂臣賊子皆為利於己而為之也若高者非為利於己而為之也特昧於大義狃於時習以至此爾是故飭身莫急於明理導世宜先於淑習

柳宗元死而為神論

造化之功一氣而已矣其為氣也有游氣焉有間氣焉浮游紛擾散殊爾冗雜爾倏聚倏散莫知其

為有無者是游氣也其清明精粹耿著乎宇宙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在人為英豪俊傑不依形而立不隨形而滅者是間氣也游氣之鍾於人其生也無以異於物其死也亦同乎物而已矣間氣之鍾於人也其生也既卓然最於含靈矣其死也亦有不與之俱化者存焉故曰生而為英死而為靈生也有自來死也有所為然則謂人死而皆為神妄也謂人死而為神皆妄也亦妄也子厚謫柳州死而為羅池之神韓昌黎記其事論者以為人死而泯然歸於冥漠者理之常也子厚豈獨異

哉特以其人有高世之名而才侷不相謀卒窮斥
以死且嘗有惠於柳柳之人悲而思之故託於神
怪使得享尸祝俎豆之報而好事者從而張大之
也愚謂幽明之故其理至微拘常昧變者不足以
盡鬼神之情狀也何以言之天下之物理有不可
以一槩求者託於地等也而芝椿之生與衆植不
同產於水類也而蛟龍之生與魚鱉懸殊何則其
得氣異也氣異則生異生異則死異萬物皆然無
足怪者子厚之沒今已數百千年矣方其在世也
氣勢名位無甚出於人者崎嶇斥逐夫關於蠻荒

然其咳唾之餘流傳後世者彪炳燁赫可與日月
爭光自古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紀而子厚乃
獨以空言擅千載之聲名此其人決非偶然而生
者天地精英之氣寓於文章自非得乎間氣其誰
能與乎此哉稟如許之間氣蘊如許之奇才踔厲
精悍之資闕深辯博之識歛而不發抑而不施摧
沮鬱閉以至於死夫氣之為物鬱也甚則蓄也厚
蓄也厚則散也不易然則子厚之沒也其氣之不
散者若不激而為雷霆結而為金玉則其聚而為
明神以臨乎斯民而鎮乎斯土者固其宜也惡可

以為妄也哉申甫之生也降神維嶽傳說之終也
上為列星自古以然何獨於子厚而疑之哉或謂
是則近矣然神明之道要亦合乎正直子厚急於
名利黨附佞文人道之患皆所自取尚何能沒而
為神乎愚竊以為此不足以盡子厚之終始也子
厚年少氣銳不自貴重失身匪人以至於擯逐而
死固不得辭其責矣然其英特之才要不失為間
氣所鍾也傳曰用物精多則其魂魄彊伯有作亂
而死無足取者然其鬼猶能為厲子產至為立後
况如子厚英才炳靈不特為用物弘取精多者之

比而已則豈可與凡庸錄錄之死者蕩然澌盡同歸於泯滅已乎夫以昌黎公之正直決非阿好語怪者則愚敢以其言為有徵也

漢祖不錄紀信論

事之大不近於人情者自非忍心逆理拂人之性然而為之者是必有深情隱音而人未之知也詩不云乎無言不售無德不報匹夫之於恩怨一飯睚眦猶思必報况以英雄之資據萬乘之尊操賞罰之柄乃獨於活已之德殉主之節功存乎社稷者顧忽焉無尺寸之報若漢高之於紀信此果於

人情近乎苟能鈞深闡微直得其肺肝則高帝之不封信非忘而負之也蓋慚而諱之不欲舉其事焉耳嗟乎滎陽之圍急矣不有信之誑楚則高帝無能脫虎口矣信死而後高帝全高帝全而後漢得為漢不然雖有良平信布百千輩其能辦天下乎然則信之功烈漢家萬世不可忘者三傑亦當遜其下矣天下既定大封功臣一戰之勞一畫之奇靡有不錄鄂千秋魏無知之屬至以一言取封爵山河之盟丹鐵之券輝映一世而信之奇功大節獨泯泯無解褒恤之恩不及於泉壤錫賚之典

不沾於苗裔則斯事也何能無後世議哉夫高帝
素稱不吝賞功其於恩怨尤鑿鑿如也不如仲力
之誚至發於上壽之日丘嫂輟羹之憾竟形於封
姪之號蕭何以贏錢益邑盧綰以同里封王一恩
一怨可謂不遺錙銖矣何獨於信而無情哉蓋其
內有所慚而欲諱其事耳帝固怛中自大好譎人
也方其與項王爭也崎嶇摧折百戰而百敗屢為
天下笑包羞忍詬幸而成功及其履九五之位臣
四海之君威加海內之歌伯心王張當是時也喜
伸而惡屈諱昔之為蛇而誇今之為龍此人情也

夫信之誑楚以降楚也非信之降即帝降也時移
事往天下之耳目變矣今若暴揚其事顯加褒錄
於信榮矣於帝得無辱哉天下之人仰天子之威
德不啻若神明然一朝乃聞其黃屋左纛曾請降
於楚軍僅以身免流傳遠近想像而誦道之殆非
所以尊帝王之神靈重大漢之威聲此帝之所深
惡也寧沒信之功而不欲損己之名寧吾身負少
恩忘德之譏而不欲使國家有傷威貶重之累羣
臣亦揣上指是故留侯贊雍齒之封滕公脫季布
之誅而皆莫敢為信訟其寃也故曰非忘而負之

乃慚而諱之也或曰紀通之侯襄平說者以為信
之子信雖不封猶封也應曰按漢史諸侯表紀通
以父成之功封成非信明矣以通為信子說者之
謬也曰然則帝之諱誑楚而不封信也得乎曰何
為其然也滎陽之事豈人諱哉不如是無以見王
業之多艱天命之不易也有臣如信而沒其忠烈
則臣子何勸焉諱其不當諱也沒其不可沒也而
於是乎蓋兩失矣

覆醬瓿解

課作

揚子方草玄處乎環堵之宮閉戶却掃潭思渾天

深者入淵泉高者出九閔大包無外細入無間函
淹旁薄遂成十餘萬言劉歆過而勞之曰子雲良
苦夫君子所以刻意約身湛思而著書者欲以垂
諸不朽也子雲之玄以準易也易之道非不至矣
通其義者足以取青紫然猶寥寥乃爾又况能治
玄乎吾恐後之人用覆醬瓿也是亦不可以已者
乎揚子默然良久盱衡而應曰甚矣劉子之鄙也
君子之言以明道也非以斬乎人之知之也道之
明存乎我人之知之存乎人存乎我者有其實則
金匱石室不足為榮溝渠糞土不足為辱不然傳

之愈久而詒愈甚此君子所以重乎實者也昔者
仲尼之述六藝也倉皇僇辱餬口於四方及其既
沒危於暴秦之焰煬為灰塵幾無存者此其辱豈
特覆瓿已哉然其斷爛之餘出於墻壁行於四海
灼然若日月之經乎天何者道之所寓也實之所
存也雖晦於輶終顯於久今雖不敏然潛心往
哲爰已種種矣所著玄雖不文然亦嘗竭吾深湛
之思矣本包義文王之旨衍箕子之數經之以陰
陽緯之以休咎擬之以仁義道德其成文絜如也
陳義純如也蘊理奧如也而其要歸不侘於聖人

知我者取之不知我者罪之如斯而已非以斲乎
人之知之也藏之名山列於學宮聚徒而講習之
無加益乎玄焚之毀之棄之轢之無加損乎玄嘗
覬之覆庸詎為玄病乎且子哀雄之窮豈以玄之
尚白而欲朱丹吾轂者乎此非雄之志也原憲隱
於蓬蒿面有菜色而不願人之萬鍾仲尼疏食水
飲而樂在其中故隱約而求志者君子之操也垂
文以明道者達人之則也飭身而期乎媚世修辭
而愜乎汚俗者此曲士鄙夫之行也雄雖不肖誠
不能與此子者並故默然獨守吾玄子去矣劉歆

口噤不能對逡巡而退面有慙色

冰壺先生傳

課作

先生之先族類甚衆而家世清寒常喜居山澤田野間自待不甚簡貴雖布衣寒士請交未嘗拒之顧獨不為肉食者所喜世傳其業詩人詞客多稱道其美先生生而踈秀風味爽嫩可喜談者吃吃不容口及長相者以為當有蘊醢之禍宋太宗時以讒遂拔其族遷之益澤居無何氣味大變人以歲寒期之時學士蘇易簡嗜酒踈宕不喜膏粱子弟欲得快士以託心腹久之未得其人恒若飢渴

焉有以先生為言者遂延致其家處之甕牖之中
會易簡病醒中夜熱中獨行庭除間遂遇先生於
雪中欣然與之談先生亦為之傾倒遂陳老氏虛
心實腹之義孔子疏食飲水之樂易簡咀嚼良久
爽然而悅不啻芻豢之於口自是醒病頓愈既而
言之於上上亦歎賞久之遂賜號為冰壺先生命
史臣記之冰壺先生之名一朝遂滿於天下然先
生自此遂患中虛之病未幾竟卒聞者莫不惜之
先生既卒其宗族子孫多冒其號然其遭遇之盛
未有如先生者論曰物之遇不遇莫非命也要之

亦時而已矣夫以先生之淡泊寒苦世之貧人窮士猶皆厭而斥之易簡貴者也延獨為其所知至以徹聞于天子得美號以終傳之不朽是固有命亦幸會其時焉耳馮唐之鉏鋤一言而動萬乘蘇子之辯書十上而說不行是故得時者無幾失時者無貴嗚呼豈獨先生也哉

書逍遙堂序後

逍遙堂者故相沈貞別墅也按先王父筆記正德丙子年間貞躬江榭于陽川孔巖之西扁曰逍遙其江山之勝素稱絕特而結構宏麗稱焉大倩諸

名公題詠詞翰輝映時先祖柳亭公以妙年壯元
才名蓋世貞使其子思順從公請堂序公屢辭不
獲文成貞大悅揭之壁上誇示賓客公時年二十
四矣貞嘗詫謂二子遜順曰汝曹何用讀書為能
道此中一句否遜順輩大慚恚自是深忌疾柳亭
公云初貞請詩於朴訥齋祥訥齋有一聯曰落葉
藏秋壑斜陽映半山貞初不覺既久始知其為隱
語乃大怒撤而焚之人以柳亭公序文不能如訥
齋為可恨維竊謂為此論者殆淺之為丈夫也譏
諷之辭貴乎含蓄秋壑半山之語其斥貞也固矣

然得無大呈露乎若公序文所謂津名投金要激
貪夫之志其風貞之黷貨固已切矣至去位作人
間宰相名綴天上神仙則分明以林甫杞况貞其
罵之亦毒矣特詞指深婉讀者未易識耳使貞覺
此其切齒之恨豈減於訥齋哉若以不能卻貞之
請為歛然當與訥齋均其責矣要以語句含風刺
乎則安石似道之與林甫杞吾未見其孰為軒輕
也訥齋之詩寂寥短章耳若公序文排比駢偶多
至數百千言其中何得無勝質之文過情之語大
都皆曼辭浪語若其譏切之旨一言足以刺骨何

用多乎識者覽之當自舍然矣然聞公晚節常自
悔曰少年不解事未免為名所誤才所使致有悔
吝捫舌無及云年月日編次柳亭遺稿識諸卷末

題瑞石山賦後

畸庵子貌復多病纍然一眇少男子耳及觀所為
瑞石山賦閱竒蹕厲氣燄可畏才子誠不可測為
之爽然○畸翁為文於小作多踈緩罕造妙境至
其雄詞大篇竒傑絕人蓋長於用大而短於用小
者也以視神龍之飛潛巨細變化不測故不無少
遜然其鯨呿鰲擲亦足為一世之雄吁可畏夫

書匪懈堂墨妙神賞卷後

右倪馬二詔使贈匪懈堂詩贊其筆跡暨一時名人所為詩若文者摠若干篇聯為一軸東陽都尉申君奭甫以來見示維閱既終作而歎曰美哉遠矣其希世之珍乎殷彛夏鼎未足喻其古也荆璧隋珠未足擬其實也蓋其卷中所載有絕異者四焉在昔稱工書者上自鍾王下至伯幾子昂諸人皆以書生苦心得之即生長豪貴者雖或標名自好鮮能造其妙境唯匪懈堂生而尊貴出紫禁入朱邸而妙年絕藝獨步天下一異也書故難能亦

難知也昔魏文貞於文皇字中認虞筆戈法此以
有心求之猶稱絕識倪內翰乃於一瞥過目之際
見三字戲筆洞達其妙此殆千古隻眼二異也海
外一藝之工見稱於中朝學士已難矣况天子
之尊乎其得徹天鑑亦已大幸况蒙睿賞殊
絕至命刻示天下此誠往籍所未記東土無前之
光寵三異也英廟聞而嘉悅命詞臣詠述其事
今見在卷中者其人勲業如金節齋河晉山申高
靈鄭河東文章如徐達城崔寧城節義如成昌寧
朴平陽李韓山諸公雖趣舍不同要之皆一代英

偉就其表著者可與日月爭光百代之下斯人可
復易得乎名聯跡駢焜耀縑素開卷不覺使人起
敬此四異也竊念我朝當此際實為文明景運之
極世廟以神聖垂衣在上而宮庭之內有子
如匪懈朝著之列有臣如諸公筆墨遊戲之餘亦
足以輝映華夏流傳寰宇嗚呼可不謂盛事乎墨
跡壞寶天下所不乏唯茲四異曠世難覩末學鯁
生亦與寓目何其幸也請標卷首曰匪懈堂墨妙
神賞卷因書此以歸之

書宋龜峯玄繩編後

示李汝固以下續稿

玄繩一編得見諸老先生往復言論其講問之勤
友誼之篤皆可以想見今世那有此事耶栗谷之
言直率坦易牛溪之言溫恭懇到龜峯則意象峻
潔自待甚重其言辨矣其學博矣然往往亦有未
妥處略記鄙見于左

龜峯曰未動是性已動是情從前諸儒之說大抵
如此然終覺有病夫謂已動是情可也若曰未動
是性則已動之後便為無性耶程伯子言性無內
外既無內外則何有動靜蓋動靜言乎其時也性
之理無不在也今只以未動者為性則天命之全

體無乃歸於偏枯空缺之地耶

不善屬之情為不善屬之意剖析則精矣然亦傷太纖巧蓋情固有善不善意亦有善不善為之一字乃見於行事者也

荅栗谷曰出非不可出而無所事不可善哉言乎朋友責勵不當如是耶

以栗谷退歸後上章論事為偏於憂國過於犯冒恐非深知栗谷意者

荅牛溪曰不必以微過為人欲自家衽席之上天理入欲分界亦甚分明而不能一任天理可畏也

已言哉言也又曰欲之生於形氣者從之生於胸臆者去之亦好又曰食亦同色患不在不足而在於多此亦名言大抵觀此等議論此老胸襟殊不草草

答許公澤問曰性是理知覺是氣性是靜知覺是動性是性知覺是情其曰性是理知覺是氣甚當性是靜知覺是動知覺是情皆有病蓋性即理也知覺是心也理該動靜心統性情若偏舉一邊則又歸於偏枯空缺

答松江曰以辭爵祿之勇移於酒色明取與之節

絕其戲侮抑疾惡之剛弘取舍之度勿尚清白而
僻其行勿輕儕輩而易其言其於箴規松江可謂
明且切矣

以幾字屬靜極無謂龜峯之辨甚當閔景初未詳
何人無乃是杏村之字耶若爾則杏村之學恐欠
精透自不動靜者理也有能動靜者氣也此語欠
妥欠瑩蓋立意則不至大非而造語有病

善是理也惡是氣也善是理也之云未為不可然
不有理通氣局一義則亦未免偏枯之患而理有
所未到處矣若曰惡是氣也十分不是蓋氣之本

元無不善必其流蕩乖戾而後方有惡耳夫謂氣
無善惡猶欠於本末源流之辨矣今直以為惡其
害義傷道非細失也性即理心即氣今若曰惡是
心也人將以為如何惜乎龜老之失於言也大抵
近世儒先之論者得理氣判作二物立論之際每
每是理而非氣不知此本妙合不貳之物分而二
之則不成天道不成造化無有是處也繫辭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明道曰器亦道
道亦器若見得如此則安有理善氣惡如龜峯之
說者乎羅整菴理氣一物之論雖曰有病比之此

等見解亦自超詣此粟谷所以有取也
答粟谷恐其作隨時宰相前輩箴警之道誠可畏
服

書僖氏家傳後

僖氏本出高昌國世居僖輦河上故以僖為氏元
時有曰普莘官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討
賊不屈而死 贈守忠全節功臣戶部尚書謚忠
愍公為立清澗書院以祀之夫人某氏亦寡居全
節其子文質事親孝嘗割股肉以療母疾官至中
書參知政事晚節休官家于豫章東湖之上自忠

愍死於忠夫人為貞婦其子叅政以孝聞一家三節為世艷稱學士揭傒斯為賦三節堂詩而虞伯生記其事文質有五子曰玉立直堅哲薦朝五烈薦皆登第為顯官哲篤有七子亦皆顯而長曰遜字公遠登至正乙酉第為端本堂正字應奉翰林文字為權臣哈麻所惡出知單州值元季兵起天下將亂以至正戊戌歲舉家奔高麗恭愍禮遇甚備賜曰富原封富原侯數歲卒五子長曰長壽中至正壬寅第為判三司謚文貞次曰福壽延壽皆至樞宰慶壽中洪武丙辰第官按廉使眉壽字天

用與慶壽同年登第官至叅贊議政府判禮曹事
謚恭厚眉壽有子猷其官嘗請鄉貫于朝賜籍慶
州僕氏起西域而仕中國累世貴顯文行節義赫
赫名世遭亂東來不墜家聲科第蟬嫣者數世可
謂盛矣猷之七世孫舉治博士弟子業居于果川
北里吾家先塋所在也舉嘗携先世譜傳及陽村
權公近亨齋李公稷所為序若詩來示余感僕氏
上世三節之懿及富原公避地保族之智遂書其
後以歸之

坡山唱酬詩跋

右聽松成先生坡山四言詩一章八句并諸賢酬
和詩摠若干篇其章句韻悉如之真蹟粲然萃為
一編先生之孫洗馬文搆以見示因命維識諸簡
末竊觀先生道學之淵源風操之清高自足以師
範後學照映今古文藻筆翰之妙特餘事耳一時
諸賢酬和之作雖其摛詞造語各運機衡而旨趣
要歸則無二致伏而讀之想見當時人物之盛其
流風餘韻邈然不可企及即世有刪修之舉是編
也豈不卓然為大東風雅之什乎末學顛蒙獲與
寓目庸非生平大幸哉抑維因此竊有感焉君子

之道或出或處惟其時義要之山林非所欲也然
自三代以來道德之士能得其時行其志者十無
一二而潛光陸沉隱居而求志者班班見也豈斯
道也果不宜於斯世而隆古之化不可復見耶試
以是編所載諸君子觀之其中固有出為世用功
名著於竹帛者矣即其最名世如退陶南溟河西
大谷龍門暨吾先生大略皆高尚者也雖或略試
緒餘然謂之能行其道則未也在諸先生雖不改
其肥遯之樂而斯世斯民一何無福之甚也抑諸
先生雖不遇然未至於叔季也而猶若是况世愈

下而道愈否則君子之處斯世也何怪乎所遭者
之益不幸而可悲也嗚呼戚矣此未可與俗入道
也

華谷稿跋

華谷故進士烏川鄭公起溟之號也是為松江相
公之胤子相公以文章節行重於世華谷生而有
雋才自幼服訓家庭又及牛溪成先生之門其在
童年學業淹通為文詞奇偉驟長議論英暢儕流
推服以為不可及不幸被疾年三十二而夭後四
十有餘載而其季侍郎公既編集先相公遺稿付

諸剖劓仍以華谷詩若文附刻焉嗟乎富貴而名
磨滅古來何限唯能言之士託斯文以不朽若公
者一編之中父子並傳可不謂盛事乎華谷稿存
者僅僅數十篇然其華藻之美炳蔚可觀誠不以
富亦祇以異不其然歟

溟嶽錄跋

余抱疾已閱寒暑居恒昏昏合眼昨得東淮公溟
嶽錄讀未終編神觀爽然沉年舊疾忽若從毛孔
中散去余少讀叔七鼓盛陳江海詭觀欲以已
疾意謂詞人夸誕耳以今觀之理宜有之嗟乎此

特紙上語耳然猶若是試使余筍輿笻杖致身於
五臺楓嶽之間噓吸山海灑氣以自漱滌則其所
得何可勝道哉錄先詩次記次小說皆手筆也記
勝詩說勝記而筆尤工吁可珍也已

仇十洲女俠圖跋

俠有豪俠節俠仙俠皆男子事也迺仇生獨寫女
俠何哉豈才子多情於此別有會心處邪抑其藝
有偏工故以所長自見者耶繪事之妙覽者知之
余故不容贅焉

先大夫木川題詠跋

以下續稿

萬曆甲午維之先王父宰木川縣時先君子方長
銀臺請暇省覲到縣賦此詩蓋當麗祖初業之際
此縣之人專心所事獨不歸附及三韓既定麗祖
不忘舊忿賜五畜姓以辱之至今譚者以是為木
人詬病殊不知原其所以得此實如殷民之不服
周而得稱為頑也先君子此詩雖出於率爾感興
而其葢微闡幽表章節義之意不啻丁寧其在木
人豈特被華袞之褒而已哉木之人士欲追揭官
閣以存一邑故實而歲月久遠未免缺佚以書來
問於維謹就先稿中錄出以遺之因識其事于簡

末

重刻白沙集跋

白沙集始刊于臨瀛也維猥以拙語弁其卷集既
行讀者頗有以編次失宜字畫多舛病之者門下
士相與謀曰斯文也必將流布四方而傳之永久
若以是起後學之竊議則吾黨何以辭其責乎遂
共加讎校誤者改之缺者補之不必存者刪去之
位置失所者釐正之會鄭錦南忠信節度嶺南右
道開府于晉陽廼克鳩工重刻因屬維識其事錦
南自幼庇相公宇下其受知與受恩舉一世無兩

焉其於為相公報效身後者宜無所不用其極也
聞斯役者疇不躋之若乃相公德業之盛文章之
義樹立之卓前序已略脩矣今不再贅云

壬戌同庚契帖跋

自子夏氏有四海兄弟之語而後儒推明其義曰
民吾同胞夫以四海之大地人之衆而君子猶視
之如骨肉况乎生同國進同業仕同朝而又同一
歲以生者乎此其不期同而同有似於偶爾者然
其情之可親而義之不可忘亦人事之所宜有也
近世士大夫喜作同庚會雖少壯之年布素之微

往往有之此固無足道也若大司馬李公壬戌禊
會誠可敬而可羨也古人以七十為稀年况壬戌
距今踰七稜者四歲矣會中五君子其高者固已
踐崇班登八座而其餘亦皆服貂玉而歷華臚高
年宿望壽貴兼隆何其盛也諸公各於初度日設
席歡會蒼顏華髮金玉輝映觀者莫不稱艷自今
以往年筭益尊官位益進賞心樂事將與歲增加
雖香山洛社之會何以尚茲司馬公以契帖見屬
遂書此以歸之

鳳林大君新第上標文

小人皆有闔廬以為爰居爰處之所君子將營宮
室必適不侈不陋之宜是以周詩所稱義存乎攸
芋魯論有訓善歸於苟完鳳林大君玉派流光金
枝挺秀涵泳乎閔睢麟趾之化德義夙成周旋乎
龍樓 鶴禁之間 恩顧靡替年將及於舞象禮
已成於委禽欲稱尊貴之容可無甲乙之第睠茲
爽塏允合經營琪樹名園早擅城東之勝際銀林
賜井舊沾天上之恩波爰命工師載勤撲斲上棟
下宇取象之協于經冬溫夏涼隨時以節其氣有
輪奐之美貴在宜人辟雕鏤之華務存省費烏鼠

梁名集卷之三
五十一
攸去風雨何愁歷吉日兮良辰抗脩梁兮隆棟聊
陳嘉頌用贊成功

兒郎偉拋梁東名園華構鬱穹崇休倩龍眠開畫
障駱峯蒼翠滿房櫳兒郎偉拋梁南南山當戶送
晴嵐六月炎蒸侵不到銅瓶碧井露華涵兒郎偉
拋梁西屋後長林翠欲迷簾幕却嫌絲竹鬧獨憐
幽鳥盡情啼兒郎偉拋梁北金闕五雲瞻氣色
唯向 楓宸祝萬年本支家國長無極兒郎偉拋
梁上朝請餘閒便偃仰不用枕中鴻寶書河間禮
樂供心賞兒郎偉拋梁下突兀眼前成大廈善禱

不煩張老詞斯千古夢符周雅伏願上梁之後鬼神守護福祿來臻萬事糾紛莫如為善寂樂一心忠孝長期興國咸休鳳凰和鳴而室家雍睦熊羆叶夢而子孫衆多有吉無凶自今伊始

麟坪大君新第上樑文

以下續稿

周有文王之聖慶自流於本支衛稱子荆之賢善苟完於居室經傳所載古今同規麟坪大君質挺天人精舍金玉振振仁厚之性豈必一角為祥赫赫尊貴之姿自是多生種福方其在阿保之手固已足詩禮之聞矧今朱邱之疏封那無華構之經

始契茲龜兆食彼駱坡川分泮流素稱洛陽東村
之勝地近禁籞長瞻天極址辰之尊斤斲纜施
工徒競勸更聞魯衛之密邇益覺崇棣之交輝不
必崇臺曲池極高高下下之觀唯應竹苞松茂絕
風風雨雨之愁上簞下莞鍾鳴鼎食次公謹慎之
戒寔存規箴張老輪奐之詞善無禱頌竊慕古人
之陳義聊贊兒郎之效功

兒郎偉拋梁東馳駱峯陰八戶中從此名園還有
主一區花竹更春風兒郎偉拋梁南雨後終南色
勝藍無限雲烟供眼底不煩鞋襪強登探兒郎偉

拋梁西華屋參差望裡齊知是弟兄聯棟宇椽花
詩什為誰題兒郎偉拋梁北夜夜憑闌瞻紫極
清都帝座迥難分唯見祥雲騰五色兒郎偉拋梁
上屋上青山如畫障軒窓不許下朱簾為愛晴嵐
來獻狀兒郎偉拋梁下燕雀紛紛喜大厦月謝風
臺豈不佳薰爐一室偏瀟灑伏願上梁之後家國
同歡身心俱泰東西門巷却笑天上之參辰伯仲
項篋第盡人間之湛樂承兩宮之寵光保百年
之壽祿爰及苗裔勿替休聲

擬演連珠

臣聞天地生物本無全功聖人因材各取一能是
以上藥臚陳烏冢亦可已疾八音繁會抗敵猶能
節聲

臣聞大道無心仁智異見至人體道隱顯殊倫是
以素王栖遑欲援億兆之溺猶龍遐舉只留五千
之文

臣聞神能入虛無往而不妙形以攝物雖大而必
容是以寸心潛靈坐撫八紘之外太陽洞照未徹
葦屋之中

臣聞物係度數可以學知藝出心靈難容力致是

以曆象明時法盡機衡之中弧矢會中妙在彀率之外

臣聞烈士捐軀豈為青史之筆忠臣盡節不待明主之知是以北海握節之士自分泯迹於黃沙雁陽嚼齒之臣何曾致身於赤墀

臣聞器藏於身君子所以待用時會於勢聖人能無失機是以高壩注矢立見獲隼之功牧野觀兵遂成殪戎之威

臣聞幾動於微吉凶可以先見計決於早行止無令後時是以疏傳東歸豈戀棄梓之樂季鷹長往

非為尊鱸之思

臣聞形有所須然後得以全其用道有所本然後
可以弘其績是以離朱至察必待日燭之光尼父
大成唯述皇王之業

臣聞萬象受變唯太空無所移百邪交侵唯至正
不可奪是以道人冥心逆折山鬼之伎倆貞士正
色不累濁世之磨涅

臣聞法以立制揭百代之規模人能制治適一時
之便利是以太阿龍淵待妙手而後用公翰墨霍
籍規矩以成器

臣聞手持足行無能易其偏任耳聽目照未有兼
其妙解是以治朝任職必重侵官之愆明主用人
每存求脩之戒

臣聞二儀奠位品物咸亨而曜垂精晝夜乃分是
以月受日光得成代明之體天包地外不損覆燾
之尊

臣聞大道無心至誠為基星文錯陳必符昏朝之
候溟海浩蕩不爽潮汐之期是以去食存信聖人
有訓失信得原霸王所非

臣聞身居至靜則羣動有所歸依器含太虛則萬

流自然灑注是以辰極高懸七曜各順軌道尾閭
善受四海如輸府庫故大傳著寂感之旨易象有
虛受之語

臣聞依於象者勢無不制守於己者物莫能誘三
軍雖武可奪上將之威匹夫至微難撓寸心之守
是以天下宗周寰中有食薇之士萬國歸漢嶺上
有茹芝之叟

臣聞玄造難名無霜露則不能成物明王有道去
賞罰則無以制治是以顛頡既誅而三軍改觀魏
絳一賞而百寮厲志

臣聞善不與名期而譽聞自著忠非為諧設而謠
諛難逃是以顏冉闕跡窮閭名播天壤胥原盡節
危國身委江濤

臣聞久假非真心勞而事必敗一誠不息志逸而
功自熙是以葉公好圖反駭真龍之至消入市骨
竟致駭馬之來

臣聞積誠感物捷於待叩之鐘飾偽欺人難甚去
餌之釣是以聞杞婦之踰路人亦為揮泣賭西子
之畫思士不肯回眺

臣聞學忌文勝道貴機圓因病葢藥證雖繁而方

不窮按譜調絃法則具而妙莫傳是以誅泗教人
各就德器輓近論學徒費言筌

谿谷先生集卷之三

谿谷先生集卷之四

說十首

筆說

獸有鼠屬而黃者俗號為黃獮多產於西北方之
山尾有秀毛可為筆其美擅天下謂之黃毛筆吾
友李生喜書嘗乞於人而得之毫秀而銳色燁而
澤以為大美拂拭之其中蕭然有異濡墨以試之
撓而曲字不可成熟視之其心蓋狗毛而燁而秀
者外被之也遂愕然以歎間以語余曰是必工者
利於欺人而莫或辨之故得以售其奸也人心之

偷至此哉余曰子何獨怪於是夫今之所謂大夫
士者其不類於是筆者蓋黻衣冠其形體文理其
語言規矩其步趨儼然莊色而處視之皆若君子
正士然及其居幽隱之地而遇利害之塗則回其
志肆其欲不仁於心而不義於行者皆是蓋秀燁
其外而狗毛其中與是筆無少異焉而觀人者不
察也視其外而信其中故有奸人亂國而不可悔
者也今子不此之憂而筆焉是怪亦不知類也夫
李生曰善遂記其說

風竹說贈崔子謙

程子曰風竹便是感應無心

完山崔子謙既取程子風竹之語名其軒余嘗推
其義以勉之曰感應之妙通乎三才何天人異有
心無心乾坤之德易簡而已消息詘信自然无妄
植物無知亦天地類因觸而動已無私焉舉一可
見盍觀乎竹挺然而植森然而林枝葉順比不撓
不倚如正士拱立綏紳不動蓬蓬者風孰虛吸是
虛徐而起激越而來倏焉相遭震蕩磨軋冷風飄
風一徐一疾抑仰而俯舉低而昂勁榦弱枝大偃
小靡歌者如醉揚者如舞屈者如拜憂者如鬪颯
然若驚悠然若喜萬變無窮而未嘗出乎已忽焉

風濟我則如故低者復低昂者復昂收聲歛狀寂
然若無一動一靜待彼而已如景隨形行止非我
感應之正居然可見此雖微物而有至理存焉人
參於三厥惟靈覺以是而貴亦以是而累物感于
我各有天則循理而應何人不天形氣之拘好惡
之蔽以欲而動乃趨於僻聖人憂之立訓垂世主
靜克己敬直義方廓然大公何有內外無將無迎
應而不蔽是謂定性天德之象天且不違况於風
竹惟昔衆甫見物思道孔歎川上周愛庭草程氏
之云蓋亦一揆聖賢默契學者體行嗟子取此豈

為外玩觀物察已顧名求實何往無竹何住無風
目擊道存余欲無言

人心道心說

人之神明謂之心心之體性也其用有為義理而
發者如惻隱羞惡知愛知敬之類是也有為形氣
而發者如知寒覺暖聲色臭味之欲是也二者均
謂之情形氣之發亦理所固有本無不善流而不
節斯為惡矣形氣之流謂之人欲義理之正謂之
天理學問之道無他節其流而歸於正則用無疵
而體自全矣夫是之謂精一之學人心道心一章

乃千古心學之淵源而自洛閩以來衆言不一同
異相奪愚嘗以為大要在精一二字苟能用其力
於此則諸說之紛紜不害為殊塗而同歸矣何以
明之程子曰人心人欲道心天理朱子曰人心出
於形氣道心原於性命羅整庵曰人心情也道心
性也人心用也道心體也夫性此心也情此心也
形氣此心也性命此心也天理此心也人欲亦此
心也是故主天理人欲而言則於天理人欲可致
其精一之功主形氣性命而言則於形氣性命可
致其精一之功主性情體用而言則於性情體用

可致其精一之功程子以人心為人欲則似乎專
以為惡矣然去其惡而全其善是固精一之功也
朱子解人心與程子稍異然節其形氣而純乎義
理則與程子無二見矣整庵之分體用最為延庭
然精以察其用一以存其體則亦猶程朱之旨也
蓋數子之說雖於文義訓解各有不同至於治心
復性之大法則一而已矣又何必拘於異同各主
而偏執以相呶呶乎哉或曰是則然矣虞書立言
之旨必有定于二者曰大舜之設今數千載矣本
旨所在無從請問而數子之說考之文無礙求之

理皆通不可執一而廢百主此而絀彼也故愚之
僭論蓋欲使學者息爭於末辯而專精於本實以
無失乎精一執中之大法而已非敢漫為兩可以
求異乎世儒之見也曰諸說畢竟亦有優劣乎曰
程說簡朱說密羅說備優劣則未易言

海鷗不下說課作

列御寇書稱海上之人從鷗鳥游及機心一動鷗
鳥不下夫一念之微萌於方寸未必有機事機械
之見於外者然而物我之間猜防立見豈非所謂
微之顯誠之不掩者乎而作偽之徒乃欲飾於外

而掩其中心勞日拙果何益乎余於此復有所感
矣夫鷗一偏塞微物也然其知幾色舉遠害全身
之智若是其明也乃人固最靈於物也學詩書法
聖賢世稱為賢士君子者顧其智往往愧於斯鷗
此余所甚惑未解者也方秦政之得志以刀鉅鼎
鑊待天下之士海內慄慄若隕塗炭而諸生輩狂
於擁篲之餘甘其藜藿之私狎昵從吏自謂得計
一朝劇鬚觸怒駭機歛葢駢命阱遂為千古笑
東京之季閹豎竊命簸弄天憲仇視名流燎原之
燄不可嚮邇而後及之儔不勝區區名義標榜相

高自觸危機身為大戮國隨以止魚肉之慘從古
所無蕭傅無二疏之先見抗節危朝不免飲醜陸
生昧季鷹之高舉委身亂代自蹈淫刑歷觀史籍
如此類者不可勝記此其人皆有高世之才過人
之識而保身之智不逮鷗鳥殆孔子所謂可以人
而不如鳥者乎是以易貴見幾雅著明哲斯義也
人人能言之允蹈之者終古寥寥悲夫鴻飛冥冥
弋人絕望及其陷於稻粱也觸矰繳而不自知潛
魚之泳於重淵也從容自樂物莫能窺及其誘於
芳餌也吞鉤刃而不悔海鷗之色舉惟無所動於

欲也一為利昏則神龍亦得以醢之矣嗚呼孰
若鷗者吾願從之矰弋不到罔羅何施浩蕩萬里
優哉游哉

金生壽弘字說

金生既更名壽弘請字於余余曰弘之義廣也大
也物之廣大者莫如夏請字曰夏甫弘乎爾其勉
之志焉而泥乎偏局乎隘非夏也學焉而拘乎陋
滯乎僻非夏也事業焉而顛乎一長殉乎一節非
夏也韜乎其無不容也廓乎其無不有也恢恢乎
其不可涯量也斯而類之名安有不極其全而福

安有不極其備者乎如是而謂之夏也如是而謂之弘之充也已弘乎爾其勉之

柳生名字說

柳氏子二人請名與字於余余謂柳出於晉其先固奕然顯也近數代稍不振然余聞公侯之後必復其始柳氏大族而三子者皆良固窮而力於學是殆將興也請名伯曰晉菽仲曰晉亨季曰晉隆期之也且祝之也既菽矣患不達故字菽曰子達亨者嘉之會也故字亨曰汝嘉隆之至則替隨之能謙焉免矣故字隆曰季謙於菽則勉之於亨則

羨之於隆則戒之三子者毋怠毋怠

福田說

始余觀浮屠書言人能信奉其道必得福田利益種種如意不然者反是余心竊疑之曰禍福何也何在於天浮屠氏道雖大豈能違天之命而禍福入我且世所謂福者不過貴顯壽富妻妾之奉子孫之養而已得此者謂之福失此者謂之禍浮屠氏之所取大者莫如釋迦釋迦捨王位而出家苦行乞食卒孤獨以死雖曰成道作佛獨尊於三界然於世所謂福者未之有焉身所不能有安能與

入然則所謂福田者果何在乎既而得一說焉天下萬變不出此心之外此心所安謂之福此心所不安謂之禍生人所欲也世有捨生而取死者生非所安而死所安也貴富人所欲也世有逃卿相棄千金而甘灌園弊裘者卿相千金非所安而灌園弊裘所安也安則樂樂則福在是焉不安則不樂不樂則禍在是焉君子樂天知命無入而不自得無入而不自得亦無入而非福也小人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則無入而不戚戚也無入而不戚戚亦無入而非禍也淳屠氏之法雖

不繫於正理然道本乎空而學期乎覺覺則知吾
心之為妙而外物不能侵也空則知萬化之無常
而本心未嘗累也有聞乎此者生而不悅死而不
戚視害猶利視苦猶樂恩讎毀譽美惡成壞視之
如一無往而不安無往而不樂則天下之福孰加
於此夫以貴為福者位替則賤以富為福者財盡
則貧得於外者有時而變有時而變者非真福也
無位而貴國壽不能加也無積而富國財不能敵
也無生而壽天地不能舍也無增無減無失無得
者非真所謂福田乎哉經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

善降之百殃以迹而言顏回屢空短命盜跖侯樂
壽考安有所謂降祥降殃者乎以理而言作善者
祥莫大焉雖窮猶遠雖夭猶壽作不善者殃莫大
焉雖通不如窮雖壽不如夭此聖人之旨也浮屠
氏之說或者亦猶是哉

曲木說

鄰有張生者將築室入山伐材林林而植者皆詰
曲離竒不中於用山之冢有一木焉前視之挺如
也左視之挺如也右視之亦挺如也以為羨材援
斧以就之自後視之則骯然枉也乃棄斧而歎曰

嗟夫木之為材視之易察也擇之易辨也然是木也余三視之不知其不材也而况於人之厚貌深情者乎聽其言則文觀其容則令察其細行則飭謹未有不以為君子也及其履大變而臨大節也然後肺肝見焉國家之敗恒由是也且夫木之生也無有牛羊之踐也斤斧之賊也雨露之所滋日夜之所長宜其挺特而直遂也乃有骹骹不材若是之甚况人之處乎世也物欲汨其真利害昏其鑑所以枉其天而遁其初者不可勝紀無怪乎竒衰者衆而正直者尠也遂以語張子張子曰善哉

觀乎雖然余亦有說焉洪範論五行木曰曲直然則木之曲者材則未也性則然矣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然則人而不直者其免於死也亦幸矣然余觀於世木之曲者雖賤工未嘗取也人之曲者雖治世未嘗棄也子亦觀於大厦乎其為棟為楹為榱為榑雲譎而波詭者未見有曲材焉亦觀於朝乎其為公為卿為大夫士紆青而拖紫翱翔廊廟者未見有直道焉是木之曲者常不幸而人之曲者常幸也語曰直如絃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此曲士之所以多於曲木者徵也夫

青白眼說

阮嗣宗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輒以白眼待之
此故是狂士伎倆然余雅喜之嗟夫士生濁世將
一點阿堵閱盡無限醜怪之狀正如百戲之場袒
形裸體狗鬪猴跳千態萬貌備諸醜惡即使端人
正士非禮不視者處其側其忍閉眼正視乎嗣宗
雖見斥於名教要是磊落出俗士魏晉之際顏風
極矣齷齪之徒外假禮法內蘊邪佞從史狐媚小
子無所不至此皆心跂躄而貌曾史耳嗣宗處乎
此世既不能高舉遠引獨立物表則紛紛擾擾日

接於眼中者皆是物也安得不以白眼待之若乃
高朋韻士自是空谷足音一見敷腴心目俱明青
眼之開古今同此心嗣宗實先獲耳嵇中散剛腸
疾惡終以此不免嗣宗青白之眼尤為俗流所疾
而能免於罔羅者以其近滑稽也故余嘗謂此非
獨跌宕可喜自是保身之智有足多者

化堂說續稿

物于天地之間未有不化者也鷹化為鳩雀化為
蛤鷓鷯化為鷓鴣科斗化為蛙腐草化為螢此異物
而相化者也草木之始生萌芽而已化而枝幹化

而花實又化而黃落此一物而自化者也鮫化為
黃熊望帝化為鶻龍蔡化為褒女牛哀化為虎彭
生化為豕此化而妖孽者也豈唯物天地亦然晝
而明夜而晦一日之化也春生而夏長秋殺而冬
閉一歲之化也子丑而開闢戌亥而混沌一炁之
化也人之有是形也始生而為赤子稍長而能孩
能語能行弱而壯壯而衰衰而老老而死無往而
非化也至於性情何獨不然夫天之所以予我者
昭然至靈也粹然至善也賢不肖所同也然而氣
拘習移欲動情勝靈者變而惑善者變而惡此為

不善化者也。聖人憂之，立教講學，化迪斯人如鎔金而就型，範繩木而加規矩。愚者以慙懦者以立，蹠者以靜污者以潔，偏者正焉，駁者粹焉。則天下之人，未有不可化者也。自志學而上，以至于後心所欲，不踰矩，自可欲之善而上，以至于聖而不可知之神，此皆積學之效，進德之序，化之為道，斯其至矣。嗚呼！萬物之化，人之生死壯老，係乎天焉，人固無能與也。至於性習之移，奪學問之變化，人之所為，非天之所使也。世之人不肯一日用其力，而甘為不善所化，其形人耳，其心已化為禽獸矣。可

不謂大哀乎余友平山申功甫有醇深朴茂之資
早從牛溪先生有聞焉經閱世變雅志彌確往歲
坐言事謫居西塞年已耆矣困心衡慮之中有感
於蘧伯玉六十化之語遂以仁堂自號夫伯玉古
之良大夫也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六
十化則其遷改進修日新不已之實可以想見宜
其見取於吾夫子而雖以莊生之闕誕亦知其賢
而亟稱之也功甫以是自勉其見卓矣功甫既還
朝嘗一來訪余顏貌鬢髮無少損而其中充然若
有異於前也豈亦有得於化者歟噫功甫六十而

有志於化矣余今五十而尚未知非有媿於功甫
多矣故為化堂說以贈功甫因自志其媿云

谿谷先生集卷之四

7



